

一、阿媽的菜園

我常常跑到阿媽的菜園裡，去看看她又種了什麼新的菜？

圓圓的包心菜，還是蹲著打瞌睡。高高的蔥，挺直身體在站衛兵。嫩嫩的菠菜剛伸出綠色的小手。老老的空心菜已經黃了幾葉頭髮。香菜的家，現在蓋起了高樓大廈的絲瓜棚。棚下幾條胖絲瓜和瘦絲瓜在比賽吊單槓。一群梳著龐克頭的白蘿蔔，躲在土裡開舞會，吵得鄰居玉蜀黍也不梳一梳毛毛鬚鬚的頭髮，就蒙在綠睡袋裡睡覺。

每一種菜都有自己領土的菜圃。阿媽的菜園就是這些方方長長的菜圃拼起來的俄羅斯方塊！

每天一早，阿媽都會到菜園去。她說菜園是她的「運動場」和「老人樂園」，她要去那裡「做一做運動」和「玩一玩」。中午的時候，我們就吃剛從土裡拔起來的新鮮蔬菜。

每隔一陣子，阿媽還會在菜園裡「燒草」。這是我弟弟最喜歡的工作。我們先幫阿媽把野草拔起來，堆成一座一座小山，讓太陽把小山曬成金字塔後，就可以準備請阿媽來主持生火慶典了。

阿媽先用幾塊石頭和磚頭蓋成一座小火爐，再放上報紙和樹枝，把點燃的火柴棒丟進去，紙扇子搨一搨，嗶嗶啵啵！報紙開了一朵火熱熱的大紅花！

這朵花愈開愈大，愈開愈大，化成了幾隻火蝴蝶飛到空中。火又熄了。

怎麼會這樣呢？阿媽說報紙容易著火也容易熄滅，只有樹枝燃起來才燒得久。果然，我看樹枝一端有紅紅短短的一截，像ET的手指，草一丟進去，就燃燒起來了。

快呀，快！我一把抱起乾枯的雜草，忍受它們像小針一樣地扎著我，想像自己是勇敢的「救火」員，正要運草去搶救一座火山。當火愈來愈大時，我又變成印第安人了。濃濃的煙從草堆裡竄上來，飄到空中。不知道在山上打獵的族人，有沒有收到我求救的訊號？這時候，弟弟抱著一堆草向我走來，噢，我強壯的瑪噶達勇士，果然帶著他剛獵到的鹿皮來拯救我了。

當燒草任務完成時，阿媽就在熱熱的灰爐裡燜幾條地瓜獎賞我和弟弟。她說我們幫她一個大忙呢。

二、媽媽是益智大王

我有個頭腦超好、超愛玩益智遊戲的老媽。

對於益智遊戲，老媽有很大的興趣和毅力，她玩益智遊戲的歷史，要細說從頭的話，可從二十多年前講起。話說她新婚不久，老爸為了討嬌妻歡心，就跟同事借了一架小蜜蜂給老媽玩；那時不像現在的電動種類五花八門的，就只是簡單的射擊遊戲。

原本對電動興趣不高的老媽不玩還好，一玩就一發不可收拾，老爸半夜起床上厕所時，看到客廳微弱的燈光，才赫然發現老媽正目不轉睛的坐在電視前面打了一萬多分。

基於老媽的興趣使然，我和弟弟小時候的玩具，也是益智遊戲居多。打從我和弟弟會認阿拉伯數字之後，老媽就常帶我們玩賓果，還以莊家身分創了一套獎金規則，只要連成一條線可得五元、兩條線十五元……以此類推。如果下雨天或颱風天，不能出去玩的時候，媽媽就帶著我和弟弟在家中玩起跳棋、象棋，或撲克牌，甚至麻將。老媽的驚人之舉，實在數也數不完。

有一陣子，弟弟迷上樂高，想拼飛機卻拼不出來，讓他很沮喪。次日弟弟一覺起來，竟驚喜的在床頭旁，發現一架媽媽熬夜拼出來的巨大飛機。

還有一次，媽媽偶然在我用來查英文單字的電子辭典中，發現附設的俄羅斯方塊，從此，只要我找不到電子辭典可用時，就知道它現在一定是在媽媽手裡。更厲害的是，媽媽一路從第一關打到第十五關，還意外發現原來還有隱藏版的第十六關。當然，厲害的媽媽也一併把它給破解了。

隨著我和弟弟逐年增長，我們「陪媽媽玩」的時間自然也變少了，老媽只好另闢新路，尋找其他可以自得其樂的方法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數獨這個偉大的玩意兒剛好出現了。爾後，除了報紙每天固定刊登的免費數獨，媽媽還跑去買數獨專門練習本來做，也再一次的創造奇蹟；它厚厚一本，有三百六十五回，本來應該要花一年時間，才能完成的數獨練習本，在老媽早也做晚也做的用功下，不到一個月就做完了。

老媽每次做完後，都大手一揮，把該頁豪邁的撕下來扔到資源回收筒中。我們常不解的問她：「媽，妳做得那麼辛苦、花了幾個小時才破解出來的題目，就這樣撕掉，不會覺得可惜喔？」老媽總是酷酷的說：「不會啊，過程才是重點嘛，解題時可以訓練我的邏輯思考，而破解的那一瞬間，可是帶給我極大的成就感呢。」

三、荷葉正盛滿著雨水

那一陣雷雨，太恐怖了。烏雲好像無數的黑旗，在天空中搖晃翻滾著。狂風追著大雨，雨水噼哩啪啦的灑下來；雷聲咬著閃電，閃電一亮，雷聲就轟隆隆的打下來。天空好像在舉行廟會，鼓聲、鞭炮，煙灰四散。嚇得我們都摀著耳朵，眯著眼睛，在家裡動也不敢亂動。

才一會兒的工夫，雨停了，雲開了，天空清了，雷電不見了，我們像水面上的小魚又鑽動起來。

爸爸說：「走，我們去荷花田玩水珠。」

我早就注意到附近那一片荷花田了。雖然是不太開花的品種，葉子卻像倒扣的雨傘，最適宜裝雨水。

從馬路上望下去，荷葉上都盛滿了剛下的雨水。不過，風比我們先到荷花田，它已經搖著荷葉上的水；只是，風太笨拙了，常弄偏了荷葉，水就「ㄈㄨㄚ」的一聲，滑進田裡。

我們走在田埂上，水在荷葉上都變成了大珠子、小珠子。弟弟最喜歡拍著荷葉，讓葉子上的水滴，碎成很多的小水珠，然後搖動荷葉，讓小水珠像珍珠般的滾動。從亮晶晶的水珠中，我彷彿看到閃電困在裡面。

爸爸發明了一種玩法，首先他將高層的荷葉推一下，讓水流到中層的荷葉上，再溜到低層的荷葉上。弟弟拉著褲管，等待低層荷葉的水，沖到他的腳，然後哈哈大笑說：「瀑布到家了。」

我則站在田埂上，等著爸爸和弟弟走過來，然後猛拍荷葉的水，讓水爆炸起來，濺得他們滿身都是。我們的笑聲、尖叫聲，使得荷花田好像又下了一場小雷雨。突然有兩隻水鳥，從田裡走上田埂，歪著頭，看了我們一下，又下田去了，不知道牠們想說什麼？

我卻大聲的打著招呼說：「哈囉！剛剛的雷雨好恐怖，有沒有嚇壞你們？」

弟弟接著說：「這兩隻水鳥真好，下雨天，有這麼多的雨傘可以撐。真想下雨天，撐傘出來玩。」

爸爸擦了一下臉上的水，說：「下次下雨時，我們立刻撐傘過來，聽雨在荷葉上打鼓的演奏會。」

四、美在顏色

小時候我喜歡畫畫，特別是玩一種配顏色的遊戲。我有一盒十二色的王樣不透明水彩，是外婆送給我的生日禮物，它們像迷你牙膏似的排排躺在盒子裡。

在還沒有扭開這些水彩牙膏的頭蓋前，我會先去捏捏它們。有的瘦，有的胖，有的矮，有的高，不用說，從外表一眼看去，就知道我比較偏愛誰了。那些扁些短些的，就是玩得太高興的結果。

顏色變魔術是很有趣的遊戲：擠點兒瓦藍在小磁碟裡，再配點兒鮮黃，用毛筆蘸點水，和一和，變成了草原葉子的綠；擠點兒瓦藍，加上點橘紅，和一和，成了小姑娘裙襬上的秋香；深綠加淺綠，也是綠，但是沉穩的窗紗綠；不過這兒深綠的分量要多些兒。墨綠若增上深藍就有了浩瀚海洋的波濤，若添上了漆黑，就有了暮秋枯葉的蕭條，攔進了濃黃，又回到春臨大地的明麗。

我可以坐在書桌前整整變一個下午的顏色魔術，簡直成了一個孫悟空。變，變，變，變出了番茄紅、鞭炮紅和櫻桃紅；變，變變變，變出了海軍藍、馬褂藍、澆瓷藍和土耳其石藍。我走進了色彩的探險迷宮，覺得它們是神仙也是妖怪，讓人在一分鐘之內，蹦出了三百個驚奇泡泡。

要謝謝爸爸媽媽給我一雙完好的眼睛，讓我認識了美，學習如何區分這之中精細的差異。要謝謝爸爸媽媽，給我十個靈活的指頭，讓我會吃飯、寫字、跳繩、彈鋼琴，還會調弄顏色盤。在長長的人生紀念冊上，為金色的童年譜唱七彩的音符。

更要謝謝許多顏色小精靈，在我閱讀的時候，像耶誕樹梢一路披掛的彩燈，閃動著晶晶亮的眼睛，微笑著說：記得嗎？朋友！

怎麼不記得呢？春眠不覺曉是「綠」，花落知多少，是「紅」；牀前明月光是「銀」，疑是地上霜，是「白」；空山松子落，是「茶褐」，幽人應未眠是「淺灰」；朱雀橋邊野草花，是「淡淡的紫」，烏衣巷口夕陽斜，是「冷冷的金」。

當大家說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的時候，我就說：「書中自有色、香、味。」

五、甜蜜如漿烤番薯

張曼娟

小時候回家的路上都要經過一片番薯田，綠油油的番薯葉長得好茂盛，大人說這些葉子要給豬吃的，我們吃的是埋在地下的番薯。我家裡並不常烹煮番薯，只好在菜市場裡買一包用糖熬煮的竹山蜜番薯，黏黏的，曾經，咬一口就黏下了我已經脫搖的門牙。

最讓人期待的還是天冷以後的烤番薯，賣烤番薯的都是推著車的老人家，穿一身洗得泛白的藍色厚棉衣，搖一節嘩啦嘩啦的竹子，我們一聽見便圍攏過來，一塊錢、兩塊錢就可以買一只肥肥的番薯了。多年之後，我挑了一個肥肥的番薯，老闆慎重其事的秤了秤，說：「五十元。」我嚇得半天不敢伸手去接，一塊錢是怎麼變成了五十元的？母親每次聽見我花那麼多錢買一只烤番薯，都替我不值，她說五十元可以買一大袋生番薯。

家裡的番薯多半都是煮稀飯吃的，這還是在「清粥小菜」的情調瀟灑開來之後興起的，母親去吃過一碗「地瓜稀飯」，問出價錢之後，當下就說，她的五十元生番薯可以煮一個月的地瓜稀飯，於是，每次吃地瓜稀飯都覺得是一種賺錢的行為。番薯煮得將化未化，白色米粒也熬出了番薯的甜香味，我喜歡從稀飯裡挑出糯爛的番薯，滿滿咬一口，既不會掉牙又好滿足。

地瓜湯是番薯壯烈成仁之後的另一道美味。那一年為了泡溫泉與朋友入山去，山上霧氣濃重，寒意刺骨，一個轉彎，山道旁懸一盞燈，上面寫著「地瓜湯」三個字。我們下車，絲絲細雨裡鑽進空無一人的小店，爐灶上煮著地瓜湯，鍋旁豎著牌子：「十五元，請自取。」我們一人一碗加了薑的地瓜湯，吃得臉頰潮紅，整個身子都暖起來。老闆始終沒出現，我們付了錢繼續上路。泡完湯回程時霧開了，一路下山都沒看見那個小店，後來再去也沒遇見。我和朋友常常提起這件事，笑說我們闖進了聊齋，吃了蒲松齡的番薯。

今年，我在春日的最後一道冷空氣裡下車，停在一間幽暗的小店門口，對著一整排垂掛如魚的番薯，扯開嗓子喊：「老闆！要買烤番薯喔。」老闆娘從暗處走出來，戴上棉手套，她問：「要幾個？」我喋喋的說著，不要紅的，要黃色的喔，我要烤得很軟很軟，有蜜油流出來的那一種。老闆娘會心一笑，戴著手套的手探進甕窯，熱騰騰的番薯在她掌上滾來滾去，像剛剛捕捉住的黃色小老鼠。我捧著烤番薯，香味撲鼻，那是我最迷戀的甜蜜如漿的滋味。

五、挖筍子

嶺 月

竹筍吃起來脆脆的，味道很鮮美。中國人很愛吃筍子，但是多少中國孩子知道筍子是怎麼長出來的。

我的故鄉在盛產竹筍的鹿谷。每年清明節回家鄉掃墓，我就順便帶孩子到竹林裡挖筍子。在密密麻麻的竹林裡，我們亮著眼睛尋找，看到剛冒出土、還很嫩、但長得粗壯的，我們就驚喜萬分的歡呼著將它挖起來，這樣的筍子最好吃了。

孩子說，奇怪，過年時回來，都不見有筍子，怎麼一下子會長出這麼粗壯的胖筍子來呢？

我告訴他們，胖筍子當然不是一夜之間長成的，竹根在堅硬的地底下，利用漫長的寒冬默默成長，暗自孕育筍芽。等春天一到，甘霖降下來，它們才撬開土石，雄壯的冒出頭來。冒頭時根部已經生得很紮實，所以長起來強勁有力，不要一個月就挺挺拔拔，長成有枝有葉的長竹了。

孩子聽了很訝異的說，那我們不要挖筍子，挖掉多可惜呀！

我說不挖也不行，竹媽媽根部抱著很多小筍芽，有的生在不容易長的石頭縫裡，如果不把長出來的挖掉一些，竹媽媽就懶得叫石頭縫裡的孩子們努力掙扎，努力冒出頭來了。我說這和人一樣，不受點刺激和打擊，是會忘了努力的。

孩子笑一笑說，媽媽，假如您是筍子，希望被挖掉，還是希望被留下來呢？

我也笑一笑的說，中國人喜歡吃筍子，在我最鮮嫩好吃的時候被挖掉，我會覺得貢獻大而很高興。但是我如果沒有被挖筍人發現，我也不會氣餒。因為我有足夠的勁力往上伸，往上長，只要我能夠趕過身邊兒的長竹子，我就能得到雨露，也能照到陽光。然後我要跟著夥伴們在寒風和烈日下磨練，等我長成強韌的大竹子，還怕沒有人要我、用我嗎？

孩子點點頭，默然沉思起來。他一定在想，竹子好偉大，不該冒頭的時候不冒頭，不該氣餒的時候不氣餒。不管風吹雨打，更不怕冰霜或炎日，一年四季青翠挺拔而不彎腰，這正是中國人自強不息的堅忍精神呀！

七、我有一箱寶物

我有一箱「寶物」，藏在我自己的臥房裡，閒著的時候，我會搬出來翻一翻。看著看著，臉上的神情就像「氣象台」，有時晴朗露出微笑的陽光，有時陰霾顯出憂鬱的烏雲，有時風雨來襲淚光閃閃。

我有一箱「寶物」，藏住四十多年的情誼，苦悶的時候，我會攤在牀上仔細玩味。想著想著，童年的歡笑展現在眼前，青春的年華殘留浪漫的痕迹，中年的感傷化作斑駁的回憶。

我有一箱「寶物」，也許，在別人眼裡沒什麼價值；可是，對我來說卻勝過任何珠寶。因為，我生長的點點滴滴，生活的酸苦甜蜜，都完好如初的保存在那裡。

我有一箱「寶物」，也許，在我心靈中已經有些輕微褪色；可是，卻永遠沒有任何東西可取代。因為，裡面珍藏的親情和友情，都曾經在我生命中溫暖、發光。

這一箱「寶物」，有一冊冊的日記，還有一疊疊的書信。偶爾翻閱日記，會無意間發現幾張泛黃的照片，或是各式各樣的書簽，上面簽了名字的人呵，現在你們都還好嗎？還會想起我們曾經擁有的快樂時光？

有一回的夜晚，我把某一個好友給我的書信，按照時間順序一封封的念過，我竟然失眠了；因為，夾在書信中的一葉葉菩提，向我訴說著無數的故事，以及無法彌補的遺憾。我想，如何珍惜現在享有的溫馨，不讓它輕易流失在我們的忙碌裡，將是我未來努力的課題。

我有一箱「寶物」，現在仍藏在我的臥房裡，閒著的時候，苦悶的時候，我會再搬出來翻一翻，仔細玩味；那是因為——裡面藏住四十多年的情誼！

八、中秋的圓圓月

林芳萍

每年到了中秋，是我最盼望的日子。因為這一天，所有的人都會回到阿媽家團圓，圍著大圓桌團團坐成一個圓月亮，和天上掛的那一個比圓兒。

這天一早，我總會倚在門邊，或靠著窗前，一會兒又忍不住踱到廟前的廣場上，伸長脖子張眼眺望。一認出遠遠的路那頭有人走來了，便拔腿跑著吆呼著先傳回給在廚房忙的阿媽知道。阿媽一聽高興，有時還會順手斬下一隻雞腿，偷偷塞給我。我三兩口吃了，鼓著油油亮的嘴再趕到大門口，還來得及向走進來的人恭恭敬敬一鞠躬，道聲：

「大姑丈好！大姑姑好！」

然後，我拉著大我兩歲的表姊的手，兩個人一起開開心心又到廟口等人。這樣來來回回迎人一整天，總要到了傍晚，圓圓的月兒升上山嶺時，全家人才團聚齊全了。這是因為阿媽有八個孩子，這八個孩子又陸陸續續生了很多小孩子的緣故。

剛開始的時候，所有的人圍著一個圓桌坐著，剛剛好圓滿；過了幾年，得加開第二桌；再過幾年，小孩子們也能繞著小桌几圍成第三個圓了。但是孩子們小，坐不住，吃了兩道菜便紛紛起身離桌，像一顆顆流星四處飛竄起來。這時候的紅瓦屋，比起宇宙銀河還要更明亮、更熱鬧呢！

當月亮依約來到庭院時，屋內的人也趕緊走出來相迎。有人抬桌子，有人搬椅子，有人切月餅，有人剝柚子，有人彈著吉他，有人搖著扇子，在白白的月光下，每一個人無法掩藏的歡欣，像流瀉了一地的黑影子，手舞足蹈地在跳著。

我和表姊悄悄蹲在桂花叢下，小聲地討論待會兒要表演的節目，耳邊傳來了大姑丈正在高歌他最拿手的「綠島小夜曲」。我們聽了忍不住拿手摀住嘴，相視地笑。我想，如果院子裡的綠葉能變成一隻隻小船，怕它們也要在這歌聲中，偷偷趁著月色划走了吧！

不過我很喜歡大姑丈，小時候他真的能把我高高舉到空中，像小船那樣搖呀搖，所以我還是很用力地幫他鼓鼓掌。

終於輪到我和表姊上場了。我們先在對方頭髮上互灑了細碎的桂花末兒作亮片，還手上戴了花手環，然後一邊跳著臨時編好的舞步，一邊大聲唱起了「我愛月亮」這首熱情的歌曲。

月亮似乎聽得懂歌詞，也領情地閃爍著光芒，在空中幫我們伴舞。一時，舞台化作了天空，天空，也化作了舞台。

突然，一抹雲拖著長長的尾巴從天邊飄過來，遮住了月亮，也讓每個人的臉瞬間黯淡了下來。還好，從屋裡射出的溫暖燈光依舊亮著，照拂了庭院裡的花草，也照拂了庭院裡的人兒。

「看哪，月亮被吃掉了！」弟弟指著朦朧的天邊大聲叫起來。

九、雨水的話

邵憫

我是雨水，今年春天，我來到人間很久，我知道很多小朋友看到我就很頭痛；但是我來了，那大自然的面貌才會更清新，草木的生長才會更繁茂，而且農田裏的稻子才會不缺水。

我知道雨天小朋友都要穿雨衣，或者打雨傘，走路或者坐公車都不方便，甚至有些沒公德心的機車騎士還會濺得小朋友一身泥水，所以不免有很多小朋友會說：「可惡的雨！為什麼還不停呢？」

我看得出來你們生氣而沒有笑容的臉，我的心裏也很難過，然而這是受氣候影響的關係。

我希望帶給人間的是活力和歡笑。

所以你們遠足的時候，我不去找你們。

你們上體育課的時候，我只會偷偷的躲在烏雲背後。

有時候，我突然的在下課時出現了，你們卻會快樂的大叫：「下雨了，下雨了！」有的小朋友還會跑到大操場上說：「我不怕雨。」

那時候的我感到真驕傲，我就輕輕的落在你們的髮上、臉上、衣服上，再悄悄的跟隨你們回家。

沒有入學的小弟弟、小妹妹同樣喜歡我，他們打着大人用的傘，穿着大人穿的雨鞋，走到雨裏說：

「天天下雨多麼好玩呀！」

我當然跟所有的小朋友有友誼，但卻不喜歡小朋友淋成「落湯雞」，如果生了病，不能上課，那就很可惜了。

坐公車的時候，又潮濕又窒悶，大家關起窗子來防我，連可愛的微風也不要了，我知道你回家以後，鞋子一定溼了，雙腳浸了水很不舒服，而媽媽也會苦着臉說：「明天要穿什麼鞋子呢？」

其實媽媽還有很多的苦惱和埋怨，你們換洗的內衣和制服也不容易乾啊！

等到第二天，你們又在教室的走廊看到了我。

你們的眼裏充滿着敵意。

操場上是一片汪汪的積水，靜靜的；沒有人去上面奔跑、跳躍。小朋友！我只能說：請你們留在教室多看一點課外書，或者和同學談談生活裏的事，要不然找一角踢踢毽子，儘量保持衣服的乾燥。

我畢竟是要離開的；你們不要煩，聽說出外旅遊的陽光快要回來了，你們等着迎接它吧！

在我沒走之前，也希望你們發現我沖走生活環境中不少的污穢；而不久，卻會帶給你們一個美麗煥發的校園。

十、月桃花

為了歡送即將踏出中學校門的學長，學校照例每年舉辦一次盛大的惜別會，要每個班級推派代表，設計節目，參加選拔。優選的節目，將代表該年級，在校本部的大禮堂公演。

表演的節目內容，由各班自行決定，不少同學躍躍欲試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沒想到，當我主動表示希望加入山地舞組的時候，負責編舞的王秀琴居然搖頭說「不行」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你太矮了！」她還理直氣壯的哩！

只因為我太矮了。一個矮個子的人，就沒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愛的活動了嗎？我的自尊心，一下受了很大的損傷。

「你想想，我們這一組人，身高、體型都差不多，跳起舞來才顯得整齊劃一；如果，加進幾個像你這樣的小個子，怎麼會好看嘛！」秀琴一邊解釋，一邊抱歉，態度倒是怪誠懇的。

可是，我對跳舞一向有興趣，也一直夢想自己是個「編舞者」，有朝一日在舞台上發表「作品」！我，可不甘心被那些「高腳七」淘汰，我要自行組隊參加！

一些「不得其門」而入，卻愛好舞蹈的矮個子同學，經過我的「招兵買馬」，顯然恢復了一些信心。我們八個人，決心轟轟烈烈跳一個「月桃花」。

「一處一處開滿月桃花／遠遠近近都是月桃花／摘一朵花來襟上插／月桃花呀十七八、十七八……」

我每天忙著自創舞步，和七個同伴勤奮地練舞。我們像一隊上了發條的小尖兵，早也跳「月桃花」，晚也跳「月桃花」，連作夢都是「一處一處開滿月桃花」。終於，我們這八個為了爭一口氣的「矮個兒」，使上了自認最曼妙的舞姿，在初選賽中獲得了演出資格！

那真是有史以來最美妙的一次「成功的滋味」，真的，只要勇於嘗試，有什麼事情做不成呢！

惜別會上，我們又興奮又緊張的在舞台後等待節目上場。只是，不知道怎麼搞的，我們的舞衣——白襯衫、白裙子——加上裙邊縫的六朵桃紅色的大紙花，看起來，是那麼的傻和土氣。

啊！那也真是有史以來最「慘烈」的一次演出；敲昏你也不會想到，沒有經過新舞台上的排練，所有的距離和步調都不對了，而為了跟上音樂節奏，我們不得不「跑著跳舞」！

嘿！妳曾經看過跳舞用跑的嗎？難怪表演完後，有幾個學姊特別跑到後台拍著我的頭說：「你們好好玩噢！」